



李一冰 著

张苍水传

李一冰作品集（上）

江苏
Jiangsu
Jiangsu

李一冰作品集（上）

张苍水传

李一冰 著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一冰作品集 / 李一冰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216-9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张苍水(1620~1664)
—人物研究 IV. ①K827=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2372号

书 名 李一冰作品集

著 者 李一冰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特约编辑 聂 斌

文字编辑 韩倩雯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7.125

字 数 365千字
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216-9

定 价 68.00元(上下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张苍水先生祠



张苍水先生塑像



张苍水先生戎装塑像

生比鸿毛犹负国 死留碧
血欲支天





张公苍水墓道



张公苍水墓



投笔从戎



平岗结寨



转战浙东



兵指南京



挥师北伐



隐居浙东



被执归里



慷慨就义

自序

方余少时，读书钱塘江浒，周末返城度假，往来必循西湖南岸，出涌金门，过钱武肃祠、净慈寺而至南屏山麓，则一抹粉墙照眼，庭鸦噪聒，院宇沉沉者，四明张苍水先生墓园也。所惜是时，总在西山落照、暮霭渐暮之际，故虽月数往复其门，而均无由展拜。以为来日方长，不图一别乡井，垂三十年，不得重见西湖，终孤兹愿。

一九四九年来台途中，舟行海上，天际隐约，展现青痕，或人指为舟山群岛，顿忆苍水先生奉监国鲁王据浙海、抗清兵者，宁非依此一线乎。浩浩东海，千古如一，感国运之遭迍，凜历史之重演。于是读其遗书，兼及关连故籍，以遣客愁，积有时日；以为张氏血路心城，转风搏浪者一十九年，独持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精

神，不计成败，百折不回，实属儒家哲学至高无上之传统。哀其遇而景其行，遂有撰作张传之意。

唯时台湾求书之难，难于登天，一疑未解，每为掩卷，初草“明末海师三人长江事考”，刊于大陆杂志，李学智先生见而善其述作之意，特为长文，诸多订正，空谷跂音，佩慰无似。由是有所见闻，辄自改修，十年之间，三易其稿，犹以未能尽读昔贤载记及近出史料，取资覆覈，不敢轻率问世。

一九五九年八月，金门构筑工事，发现鲁王真冢。明永历十六年宁靖王术桂所立“皇明监国鲁王圻志”并时出土，不特堪资取证旧史，而鲁王一生为国族艰苦奋斗之遗烈，重复激荡人心，采耀南天。苍水先生奉鲁王起义浙东，徙行入海，一十九年，“始终为鲁”，故延平称之为纯臣，综其一生行谊，贯彻鲁监国朝，张传实同于鲁纪。此作或亦有当于民族精神之表扬，忠义之敦励，爰付剖劂，幸垂览教。

一九六七年秋九月杭州李一冰自记

二零一四年三月李东、李雍重校

目次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鄞县城一少年 \ 1 | 第二章 浙东起义 \ 11 |
| 第三章 海沸山奔的大时代 \ 34 | 第四章 三入长江 \ 70 |
| 第五章 北征记 \ 98 | 第六章 徘徊闽浙 \ 135 |
| 第七章 濡羽救火的鸚鵡 \ 164 | 第八章 从入山到就义 \ 196 |
- 《明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志銘》黃宗羲撰 \ 222
- 附錄：張蒼水年表 \ 228

第一章 鄞县城一少年

明崇祯十年前，浙江宁波府首邑——鄞县城，有一位绝顶聪明的世家子弟，突然变得堕落起来，使他鳏独的父亲为之痛心疾首，使他家的亲戚朋友为之摇头叹息，凡是知道他家情形或认识他父亲平素为人端方不苟的人们，谈到这位少爷，没有人能同情他的荒唐。

卸任解州知府张圭章这位独生少爷，长得个子瘦长，面目清秀，皮色雪白（注一），十足是个典型的文弱书生，然而当他说话的时候，声音非常洪亮，而且目瞳炯炯有光，顾盼非常，如他的朋友明末大儒黄梨洲所说：“自幼趺弛不羈，然风骨清华，局干敏达，落落不可一世。”

他不修边幅，不矜细行，故意穿着惹人侧目的绛红色道袍，徜徉街市。

这位年在弱冠的青年，他不满现实，而豪情万丈，无处寄托，又管束不住年轻人动荡的心志，因此接二连三地做出荒唐事来。全祖望年谱说：“公少好黄白之学，尝绝粒运气，困殆几毙。已而游于椎埋拳勇之徒，扛鼎击剑，日夜不息。”据说他曾经财结客，拥有一大堆谈兵挟策之徒，做他的朋友。后来忽又纵情赌博，欢喜“呼卢狂聚”，“……时时从博徒游，掷立尽，辄大矍称快为笑乐”。

实在说，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孩子，十二岁上就死了母亲赵太夫人，他的父亲没有再娶，一身担负了严父慈母的双重责任，望子成龙的心理太急切，对他的管教素来严厉，居常鞭扑捶楚，不稍顾惜，反而形成一种绝对的反抗心理，如火燎原，终至不堪收拾。

这份世居鄞县县城西北厢的张家，虽非累代簪纓的巨室，但也是宋朝张文节公知白的后裔，为鄞城的旧家。清代浙东史家全祖望《甬上族望表》说：“甬上之张，为四姓之一，其最著者曰文定公之宗；次之曰君子堂，则经略都御史楷之宗，由慈水来者；……处士之宗，名位稍不逮，顾以孝友著里中，称为雍睦堂张氏。”（注二）张圭章也是雍睦堂张氏子弟之一，出生于万历六年，少年时代在科场上很不得意，曾以秀才受聘于山阴黄忠端公家做家塾老师，教授黄家子弟，博束脩以自养。（注三）他的生平，《鄞县志》入《名贤传》，记如：“张圭章，字两如，领天启甲子乡荐，屡上南宫不第，谒选得河东盐运使判官。”又《宁波府志》人物传：“……殫心艱务，著贤能声，以淡于仕进，致仕归。为人刚毅正直，严于训子，处乡族皆有义行。”圭章兄弟四人，他为长子，二弟尧章，早亡。三弟

宪章，字性近，号完素，有三个儿子：嘉言、昌言、德言。四弟封章，字季超，号元白，族谱说是一个“灿漫天真，朴实无二，有隐君子风”的人，无嗣，以三房的次子昌言承祧。

圭章夫人姓赵，结婚多年，只有一个女儿，直到圭章四十三岁那一年上，即万历四十八年庚申（1620年）的六月初九日，才养了个迟来的儿子，这儿子便是一度“不理于众口”的张煌言。

煌言字玄箸，号苍水，赵夫人养他的时候，梦见五彩祥云入室，所以小字阿云。他生来非常聪明，只是身体很瘦弱，极为善病，也许是父母中年以后所生的孩子，先天单弱的原故，所以不病则已，“病辄濒死”。

身体尽管孱弱，头脑却是挺好，六岁上学，教他读书，一上口就能诵读，到九岁的时候，不论他那严格的老父，把怎样沉重的课业往他头顶上压下去，然而他还要偷出空来学做诗。《奇零草》自序说：“余自舞象，辄好为诗歌，先大夫虑废经史，每以为戒，遂辍笔不谈，然犹时时窃为之。”张圭章于天启四年中了甲子科的举人，其时煌言五岁。接着他几次北上会考，都没有能够考上进士，眼看年已半百，知己难有“金马玉堂”的前程，只得转向“谒选”捷径，捐了一个刑部员外郎的散差，后来派得一个河东盐运使司判官的职位。

大概他对河东盐运确实有过一番努力，不久就又调署河北解州知府，他是带了一家同到任上去的。

圭章在解州做官做到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辛未，他的老妻赵夫人就在解州任上忽然病故，此时煌言还只十二岁，从此就没了母亲。

圭章垂老丧偶，哀悼之余，就此看破世道，不但不再续娶，鰥独终身，而且距此不久，他就辞官归里，从此在老家里闭门课子，不问外事，一片血心就只注意在这个儿子身上。

果然，少年张煌言不负老父的期望，崇祯八年乙亥，他十六岁就在家乡——鄞县县学中中了秀才。

煌言的秀才考试，还有一段逸话：据说当时因为天下多故，崇祯皇帝诏令各省选拔童生，除照考经义辞章之外，还须加试射箭一道，目的在提倡文武合一的教育。不过事属初倡，应考的童生平日未经这项训练，无法认真，主试的官吏大抵都只虚应故事，有个名目罢了。但是，张煌言却曾遵照功令认真练过，所以临场试射，居然三发三中，赢得满场的喝彩。

然而，人生的少年时期，竟是那样多变。

煌言结婚很早，大约十八、九岁，便已娶了夫人董氏，二十岁上，生子万祺。二十四岁，又生一女。（注四）

当他十八九岁时，平凡的读书生活，已不能满足他的精神活动，忽然有一种诡异的幻想，攫住了这青年人的好奇心理，他迷起道家所传说的“黄白术”来，同时还一心一意地锻炼绝粒运气的方法，辟谷求仙，闹得本来不很结实的身體，奄奄一息，闔家的人环绕在他床前涕泣相劝，他才放弃了那些虚无缥缈的玄想。戊戌年他三十九岁，驻师舟山，作述怀二首，其一即是回念这段故事。有曰：

弱齡尚遐異，辟穀慕青鸞。骨肉相驚涕，時復勸加餐。

因緣誤烟火，塵鞅日以攢。上書獻天子，索米走長安。……

萧然世外味，曾无九还丹？仙灵重名教，忠义固其端。所恶精已摇，何以生羽翰？神理或不灭，毋劳白玉棺？

然而，继此而后的，他却是纠合了一班椎埋拳勇之徒，扛鼎击剑之余，继又纵情声色，呼卢狂赌起来。煌言只为博取“千金一掷”的痛快，竟负下了一身赌债，逼得走投无路，终于偷出家里田地产业的契据来，要想变价还债。

这样子的事情，正如纸难包火，圭章先生立即发觉，激怒得拼命杖责这个败坏张家门风的逆子，同时通知远近亲友，对他作了一个全面性的经济封锁。

煌言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，但是赌场的债主并不放松他一步，依然追逼得日甚一日。

幸而此时，他遇到了平生第一个知己：乡人全美樟。

美樟字木千，号穆翁，他早就听过煌言的故事，但是并未见过这个不齿于乡党的少年，恰巧在煌言这个最困难的关头，他俩一见，穆翁便独违众论，慨然说道：“斯异人也！”

全家并不富有，但他为了救拔这个非常的青年，竟把自己所有的负郭良田，变卖了三百两银子，代他还清赌债，并且劝他慢慢地折节改行。士为知己者死，煌言终生服膺这位义友，后来他的独生女儿许配给穆翁的次子，他们两人也就成了儿女亲家。他女儿追述她父翁二人的交谊，有曰：“督师（煌言）于侪辈不肯受一语，惟见先生（穆翁）稍敛其芒角。”

日后，煌言在海上，全家俱赖穆翁照料，他又在黄岩预备了一个幽僻的住处，一心等待煌言万一事败归来，可以避居，这种生死

交情，自非寻常风义所能及。

后来康乾时代的浙东史家全祖望就是穆翁的同族侄孙，也就是煌言女儿的夫家族侄，因此，他对煌言别有一重亲切的感情，穷毕生之力，搜辑遗文轶事，而且每年会集同文，举行私祭，其因缘即在于此。



煌言自此，重理旧业，折节读书，至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，二十三岁时，以“八十二名宁波府鄞县学增广生”的资格，前往省城应考崇祯壬午一科的浙江乡试。这一科乡荐的经义题目是：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”，“用其中于民”。“权然后知轻重，度然后知长短”，“君子以容民畜众”，“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，解之时大矣哉”。“易知则有亲，易从则有功”，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等。

壬午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吴国华，字葵庵，宜兴人；吏科给事中范淑泰，字通也，山东滋阳人，而他的房考老师则是青浦人钱世贵，字圣霭，崇祯庚辰科进士，曾任浙江诸暨县的知县。

煌言就在这科考中了举人。

煌言考试的成绩很好，本房座师钱世贵不但对于他的文章大加激赏，而且竟从文字气体上，看出煌言的风格和识见，以褚遂良的大节、宋广平的坚毅相期许。这篇荐语，非常瞻美。如言：“褚河南书如瑶台婵娟，不胜绮靡，乃其人以大节著；宋广平铁心石肠，而赋性独艳冶，此先辈于文章家神骨之外，兼登气体，然必以茂美韶令为入格。此卷势如惊鳞跃波，情如翔鸿接翼，步骤益闲，

符采倍耀，取其章美，足以衣被天下矣。论开创微言，声出金石，判分比度，不失分寸。五策敷陈时事，条达通明，知为才识兼茂之士，佇看大受者也。”房考座师这样推重，主考官的评鹭也不寻常。

编修吴国华的批语是：“雅思隼笔，万籁俱澄。”

左给事范淑泰的评语是：“不事高深，澹然自足。”

于是这二十三岁的生员，就在这次乡试中了举人。

中了举的士人，除须准备赴京会试之外，为谋生计，有人坐教馆，有人选编乡闾卷子的名篇，交给书坊印成选本出售，收取编辑润资，谓之“选政”，但选者也须薄有声誉，选本才销售得出去，如《儒林外史》中的马二先生，便是替嘉兴文海楼书坊精选三科墨程，居然也称“选家”的便是。煌言中举后，也曾搞过这玩艺儿，所编题曰“铭燕”，无非赚些润笔，作为北上会试的盘缠而已。

照明代的科举制度，乡试的次年即为会试之期，各省的新科举人，都要计偕入都，北上应考。大约煌言也曾于次年——即崇祯十六年远赴北京应癸未科的大考。不过，这一次他却并没有考上。而且在他南返不久，就已爆发甲申国变，整个中国因李闯攻陷京师而全面动荡起来，烽火漫天而起了。十年后煌言追怀昔游，有曰：

弃繻犹及到燕关，惨淡风云十载还。狼鬣自从当日舞，龙髯能得几人攀？汉陵弓箭存亡后，晋室衣冠兴废间。转眼书生成故老，惭无娲石补江山。

他自幸抛却儒冠、从戎救国以前，还来得及以一个新科举人